

三幕五场话剧

流泪的红腊烛

(根据张一弓的同名小说改编)

改编：郭 怡 李培冬 李景古

中国戏剧协会河南分会

人 物 表

李麦收（男）金岗村社员	二十八岁
麦收娘（女）	五十八岁
李二娃（男）金岗村社员	二十岁
李赖孩（男）金岗村社员	十七岁
长路叔（男）金岗村社员	四十多岁
大泉嫂（女）金岗村社员	卅岁
王大脚（女）金岗村社员	三十八、九岁
吴家婢（女）金岗村社员	五十余岁
白雪花（女）东坡村民办教师	二十四岁
柱 子（男）东坡村社员	二十八岁
秋 菊（女）东坡村社员	二十三岁
兴富叔（男）公社秘书	五十岁
小 玉（女）金岗村社员	十九岁
幼年小玉	十一、二岁
幼年麦收	十三、四岁
男社员甲、乙	
姑娘 甲、乙	
群众若干	

序 幕

时间： 八十年代初、农历正月十五、傍晚

地点：（某县城郊的空场上、这里正在举行一场近廿年来没有过的灯会。整个天幕上呈现出花灯的海洋，无数大小、各式各样的五彩花灯在流动、在旋转、在跳跃。

（一枝树枝样的东西上挂满彩灯、垂吊在午台一角。

（台上有山坡、土台、石滚。

（开幕前一个喇叭向观众席播送县劳模会的实况录音：会场上人们的赞扬、议论的嗡嗡声、李兴富扯高嗓门的喊声：“哎，安静点，让咱县劳动模范、种烟状元兼养兔大王李麦收接着往下讲”。

李麦收的讲话声：“过去不敢抓钱、现在俺村实现了‘一口人一亩烟，一年现金收入六百元，的致富计划，真是有了责任田，土坷垃都值钱，只要不惜力，伸手就是钱，反正这是劳动致富，俺不去挣那投机倒把昧良心钱！”

一阵热烈的掌声，大幕在讲话和掌声中徐徐拉开。

县劳模会的录音在很多大喇叭里继续播送。

由于喇叭的远近、加上山区地形的特点，这广播声引起了一连串的回音，随着风向变换，声音时起时落，于是这篇演讲就给观众造成一种不完全，不连贯的感觉。

李麦收演讲声：这烟叶值钱……一斤‘中二’烟能卖一块八毛钱。光这二亩烟就收入了两千块钱……，俺又养了五十多只长毛兔，那兔毛值钱，一斤特级毛廿七块钱，又收入一千多块钱，……再加上卖猪的钱，俺娘那卖鸡蛋钱……，连俺家那老杏树也结了二百多块钱……，盖房子用了两千块钱……俺娘那送老衣用了八十块钱，信用社里存的有钱。再不愁娶媳妇没钱……，今年俺有决心弄到七千块钱……在烟地里套种花生能多挣它百儿八十块钱，俺那几十只兔都换成西德塔兔，可要比‘安哥拉’更值钱……编编荆筐也能赚几个小钱……，夜里逮蝎子，从墙窟窿里抠钱………到后年俺要弄到一万块钱……。

在广播声的同时，午台后响着“旱船”“高跷”“跑驴”“二兔摔跤”的锣鼓声，唢呐声，阵阵鞭炮声，围观人群的欢呼声，笑闹声。声音有起有伏，由远而近。人们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，咧开嘴巴笑着、看着、蹦蹦跳跳、嘻嘻闹闹，享受着难得的富裕后传统节日的欢乐。

（土坡上有人在看灯，午台一角李二娃等抱着新买的半导体录音机等物，在议论着。

长路叔：听听，听听，说的多好？

（两个姑娘喜笑着，吃着机制棉花糖上场。）

王大脚：（匆匆赶上）见到你麦收哥了吗？

姑娘甲：在那儿哩！（将王大脚拉上土坡）

长跑叔：唉！我看咱就缺麦收这个计算劲。俗话说十分干不如三分算嘛，这孩子干活就是有心计！

李二娃：光会计算也不中，麦收哥发家是靠干出来的。就说炕烟那一回吧，为了出烟快，不等温度降下来他就往炕洞里钻，一下子晕死过去，打了桶凉水泼下去，才把他从阴间叫了回来，你说，不是靠干出来的？

长跑叔：说也是呵，论吃苦受累谁也比不上他……可这半夜里逮蝎子、从墙窟窿里抠钱的计算劲也不能缺……

（王大脚从坡上拉姑娘甲走下）

王大脚：指了半天，我也没瞧见你麦收哥在那儿、去、把他给我找来！

姑娘甲：他在……他在那喇叭碗里说着话哩！

长跑叔：嘿！那是麦收说话的录音，会早散了。

王大脚：看你这丫头……

（两姑娘下场。）

李二娃：（一跃而起）哟，这不是一嘴能卖百样货的大媒人吗？找麦收哥干啥，给他提亲说媒？

王大脚：别媒人长媒人短的。

李二娃：噢！对、对，如今该叫婚姻介绍人！

王大脚：（追打着李二娃）这个小二娃子，再贫嘴，赶明给你说个缺胳膊少腿的懒婆娘！

（这时，李麦收、李赖孩从山坡上场。麦收胸前的大红花缎带上写着养兔大王、手里捧着奖状，正向几个人介绍着什么。）

李麦收：（兴奋地）哎！一只小兔就能卖一百块，要想富养塔兔嘛！

李二娃：麦收哥！

王大脚：哎呀！麦收兄弟、可算找到你啦！……。

（午台一侧响起锣鼓、唢呐声，有几名群众从侧幕条内退着出场、一边退一边掂着脚昂首观望。台上的人们被这场表演吸引，纷纷寻找观看的位置。在议论，夸耀。

王大脚轻手轻脚地把李麦收拉了过来。

王大脚：我说状元郎，你往那槐树底下瞧！

（李麦收向她指的方向扫了一眼。

王大脚：瞧见啥啦？

李麦收：老鳖灯！

王大脚：傻样、再往下瞧。

李麦收：（站到石滚上观望，莫明其妙地）西瓜灯，绣球灯，莲花灯，……

王大脚：灯、灯、你一靠子没有见过灯！你再往绣球灯下瞧。

（李麦收这一瞧却痴痴地呆住了。一阵喝彩声把他警醒、差点跌下。秋菊从后方‘骑’着驴上场。

秋菊：雪花姐、到这儿来，这儿人少。

王大脚：（低声提醒麦收）瞧清楚点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

（白雪花手里掂着提兜、行军水壶上场。）

白雪花：秋菊，你拿着，我来！（递过手中东西，给秋菊解下驴盔。）

（秋菊顺手拽出提兜里的书扇着。）

白雪花：累了吧，连着演了三个地方！

秋菊：累啥，快收拾，咱俩斯跟着看灯去。

白雪花：哎！

秋菊：（发现书目）《小麦良种培育》……《玉米杂交……》哟，你这个民办教师买这么多农业科技的书干啥？

白雪花：你给我！……（夺过书装进提兜里）

秋菊：（小声地）你不说？哼！我到那小科研屋里去翻去查，准会有人跟我说实话。你真是俺的好……（耳语）

白雪花：（追打她）你？该死、该死！

王大脚：哟，这不是白老师吗？我听俺娘家妹子说，你到劳模会上献花去了？（说着把她往麦收跟前拉）

白雪花：呵…是领着小学生们献的。

王大脚：那学生娃们呢？

白雪花：看花灯去了。

（李麦收面对着雪花，当意识到自己正傻呆呆地瞧着对方时，不知所措地向后退去。又忍不住继续盯视着雪花。）

秋菊：（脱下彩衣，用手擦汗）……可把我热死了。

王大脚：（故意找话地）白老师，今年这灯会……

白雪花：秋菊，当心着凉，给你手绢擦擦汗。

（秋菊上前去拿，雪花却向她扔来，正巧落在往前

窥看的李麦收脸上，引起一阵哄笑。）

白雪花：哎呀！……

李麦收：（心慌意乱地抓起手帕扔给秋菊）给！（忍不住又扫雪花一眼，白雪花帮秋菊卸下头饰。）

王大脚：这灯会上，我看就数咱东坡村的小驴跑的欢实，把人都看迷了（对麦收）你说呢，状元模范！

李麦收：好看！……呵，演的怪精彩！

秋菊：反正没你那广播讲话精彩，……哎，模范同志，你为啥光讲咋挣钱，咋变富，不讲咋学农业技术，咋搞的科学试验呢？

王大脚：（有意岔开）嘻嘻……我越想越好笑，那手巾咋扔的那么巧，一下就扑到他脸上了……哈！……

白雪花：（难为情地）秋菊，走，那边看旱船去。

（秋菊、白雪花下场、群众有的已离去，远处隐约传来李麦收讲话的录音：“再不愁娶媳妇没钱……”）

王大脚：（小声地）嘻嘻！算你俩有缘，我正想给你提这门亲，这花手巾就像长了眼，滴溜溜转着，落到你头上啦！〈把麦收拉到一边〉麦收兄弟，这姑娘叫白雪花。她爹在“横扫牛鬼蛇神”那年，扣上了个铁打的“黑帮”帽，娘改了嫁，她爹只得带着她到这东坡村老家受改造。说也倒霉，他写了一篇啥诗文，成天批来斗去，他忍受不住，就跳河寻短见了。咳！这姑娘命苦，从小就没了爹娘，亏的有个好心的叔，才把她拉扯成人还供她上了高中……

李麦收：唔！她还是个高中生……

王大脚：嗯！如今可熬出头了，她爹平了冤，她也当上俺东坡村的民办教师。咦！一肚子文才，今年廿四了，多少媒人提亲她都没应承，你想想，月下老是叫她等着谁哩？

李麦收：〈向雪花下场的方向张望〉那是人家眼高！

王大脚：眼高高不过状元郎，像你这二亩烟能卖两千多块的尖子户上哪找去？又是大喇叭里广播、又是披红挂花，要经济有经济、要政治有政治，我看你就是千里万里不挑一的大丈夫，她就是那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女子。〈把嘴贴近麦收耳朵〉只要你舍得扔钱！

〈远处麦收讲话广播声传来：钱，钱……〉

李麦收：〈毅然下了决心地〉中，俺破上二亩烟钱！

王大脚：好！人是英雄钱是胆，这回保准成。哎，麦收兄弟，你拿啥谢我？

李麦收：十斤兔毛，那“安哥拉”身上二寸多长的特级毛，廿七块钱一斤！

王大脚：啧啧啧！……………嘿，论说，这也算按劳取酬。磨嘴费加上磨鞋底费，不是好挣的！

李麦收：那俺再送你一对长毛兔，一公一母。

王大脚：〈喜出望外，一拍巴掌〉中、中！是个活物，就得成双成对儿，哈……………

李麦收：嫂子，你看俺们啥时候见面？

王大脚：憋子，刚才你跟她不是见过面啦？

李麦收：这……………这能算？

王大脚：哎呀、人家脸皮薄，不能“明见面”，只能“暗见

面”。这叫“暗见面”，她扔给你的花手巾就是定情物。

〈李兴富哼着小曲儿上。〉

李麦收：叔！

王大脚：兴富叔，你这公社的大秘书咋也有闲心看灯来了。

兴富叔：噢！麦收也这儿，不满你们说，我正为俺这个大侄子犯愁哩！

李麦收：噢？是啥事？

李兴富：县里要表扬咱金岗村，写了个《光棍坡里落凤凰》的报稿。我说，先别急、还有个二十八岁的小光棍没娶上媳妇，又是种烟状元，他不娶上媳妇你们就别表扬。

王大脚：哈……你让他们表扬吧。刚才状元郎相过亲了，俺娘家村的，白老师……

李兴富：白雪花？是真的？……嘿！巧、真巧，雪花他叔也看中了麦收，托人捎话说只要能找这个好家，就算对得起她死去的爹，生她的娘啦，嗯……还真是称心如意的一对儿，……

王大脚：这叫天赐良缘，状元郎，快把彩礼备齐我给送去，再让你叔往那结婚证上盖个大红戳子，情等着办事啦。

李兴富：好！开结婚证恁就别管了，都包给我了。不过先得作好思想准备，注意计划生育，我只能批给你一个

指标。

〈三人笑。李麦收“钱钱钱……”的广播声大作，喜庆的音乐起。

幕 落

第 一 幕

时间： 同年三月的一天晚上

地点： 李麦收家、台后纱幕上悬挂着一个大红双喜字，午台一侧为麦收的新房，新房外间放着一张红油漆的、新老混合式的雕花方桌。桌子上一对紫檀木腊台上红腊烛在闪闪发光。花瓶里插着鲜花，桌上还摆着晶体管长方形闹钟，一盏明亮的煤油灯。桌两旁各放一把黄塑料藤条圈椅。新房里间的门上挂着绣花门帘。门帘撩挂着，隐约可见里间一张双人床的一角。

台中是李麦收家的院子，一棵老杏树的枝桠上挂着几盏彩灯。院子里散放着一些椅凳，一张小桌上摆着三洋牌录音机，

昂扬、喧闹的唢呐声，“军港之夜”的歌声、“冲天响的辟啪声，划拳行令的吆喝声、欢笑声……造成一种阔绰婚礼的喜庆气氛。

幕在一阵哄笑中拉开，台上的人们穿着新衣，吃着喜糖、抽着过滤嘴香烟，正在听李兴富的精彩贺词。午台后方，有人端着吃的东西上下场、显示出“流水席”正在午台的另一侧幕内进行。麦收娘忙碌着招待客人。

白雪花端坐在椅子上，蒙着红盖头哭泣，李麦

收给客人拿烟递糖。这时人们被李兴富的一席话逗引得哈哈大笑，同时传来幕后人们的欢笑声。

李兴富：……归结起来一句话，“巧种烟赛过摇钱树，光棍坡飞来金凤凰”，〈对麦收〉哎，我说大侄子，俺这侄媳妇可算得上知识分子儿，人家原心想跟你拐着胳膊，在那月亮底下，公园里头，转上九九八十一个圈，转够了再跟你登记，可你足岁廿八了，在城里也算得上个晚婚模范，转那么多圈也陪不起，就来个先结婚后恋爱吧，往后，你这个楞头青也得学学那规矩，去拐着胳膊转那八十一一个圈儿……〈众笑〉笑啥？老叔我可不是封建脑瓜……

李二娃：兴富叔、咱乡下可没公园啊！

李兴富：那……就去柳叶河边转吧！

大泉嫂：哎！那儿好景致儿！

李二娃：对，说不定还能照上电影呢！

李赖孩：要是照电影、头一个照咱兴富叔……

长路叔：赖孩儿这话不假，咱穷金岗变成真金岗，头条是党的政策好，再条儿、兴富哥来咱这儿驻队，把那种红薯的瘠薄地改种烟叶，这才变了样。不信，把胳膊都伸出来，瞅瞅谁没带块表。

大泉嫂：那不假，咱村光手表抹下来，一个小篮也挎不走！

众：对！兴富叔立了头功！

李兴富：哎……驻队蹲点是不假，可这头功还归大伙干的好！

长路叔：走！老哥，那边喝两盅，

李兴富：还真不凑巧，今晚上得赶回公社开会，你们热闹

吧！〈起身欲走，李麦收急忙从身旁送东西的人手中掂过一瓶酒，倒在一盏大杯内〉

李麦收：〈双手递上酒杯〉叔！你领俺种烟，又给俺张罗着娶媳妇，这杯酒说啥也得喝！

众：对！

麦收娘：多喝几盅！

李兴富：〈一饮而尽〉好！谢谢啦老嫂子，俗话说男不娶妻不成家，眼下咱都如愿了。好，你忙着，我走了。

〈麦收娘、李麦收、长路叔送李兴富下场〉

〈青年们围着录音机学着《军港之夜》

〈白雪花又在哭泣，几名妇女在劝慰。

大泉嫂：好了、好了，那能哭起没个完呢？

妇 甲：别难受了，

王大脚：哎！上轿的女儿哭是笑，落榜的学生笑才是哭呢，红腊烛那有不流泪的，人家这是高兴哩！

大泉嫂：就是，做做样子就行了……………

〈录音机旁青年们在学唱着，哼着……………。

姑娘甲：别吭，别吭，这句是啥没听清，她唱的是啥“紧紧的咬”？

李赖孩：“黑狼把咱家紧紧的咬！”〈接着唱出声来〉

李二娃：嘿！做梦也没想到会弄个这玩艺听听，如今可真不赖……………

姑娘甲：可不，往常三里五村不管谁丢了啥物件，都跑咱村来捉贼，那年南岗丢牲口，差点没把二娃哥当贼给逮走，吓死我啦，哎，当时你怕不怕？

李二娃：没做那亏心事，怕个啥。就是这口气燕不下。

李赖孩：所以这回呀，我专门叫迎亲的大汽车绕了几十里

路，开到南岗村头狠热闹了一通，让他们见识见识咱金岗村的阔气。就为的给二娃哥出这口气。

姑娘甲：……他们一个个瞪着眼，张着嘴都瞧傻了……

王大脚：嘿嘿！这就叫有钱是条龙，没钱是条虫，如今咱金岗可不比往常了，托我给咱“光棍坡”说亲的姑娘，都成嘟噜打串儿，要不是麦收给我买了双大皮鞋，这脚底板早磨透亮了。

李二娃：嫂子，给我说一个，我给你买双带把的……

王大脚：啥？

李二娃：高跟鞋！

〈众人大笑〉

王大脚：笑啥，当我不敢穿是咋的。告诉你们，只要有这个
〈拍着口袋，比划数钱状〉就腰粗气壮，天仙也能娶来……

〈众人兴奋地议论起来〉

李赖孩：噢！……那些黄花姑娘们听着，守空房的寡妇们听着……

李二娃：那些说过“宁往山下走一千，不往金岗走一砖”的人听着。

李赖孩：统统听着，假金岗变成真金岗了。俺金岗人不是娶不起老婆的穷命头，愿跟金岗攀亲戚的，赶紧排队挂号喽！

〈众哄笑〉

大泉嫂：这个赖孩，又疯张开了。嫂子，麦收呢，该进洞房揭盖头了。

王大脚：〈向侧幕内〉新郎，揭盖头，再撒一次喜钱！

大泉嫂：〈向侧幕内〉麦收，要带响的！

〈李麦收在幕后回答声：好！来了！

王大脚等将雪花拥到新房门口。李麦收抱着几卷红纸裹着的硬币上场，麦收娘喜笑颜开地跟在后边上场。

大泉嫂：哎、哎！状元郎，你那媳妇是银货庄的闺女吧！

李麦收：啥？

大泉嫂：嘿嘿……你这媳妇是用白花花的银子铸出来的吧！

李麦收：那不假，别说是银的，金的俺也敢要，金刚钻的、原子能的，俺也敢娶！

麦收娘：〈惊恐地制止〉孩子！你这是咋啦，不敢这样口满，不能叫人家说咱张狂！

李麦收：〈凄然地〉娘！你为咱“没有”愁了一辈子，如今咱“有了”，总算愁到头了，〈把红纸卷猛地打开，一百个五分硬币叮叮当当抖落到升子里〉娘，你就让我浪费这一回，你这个没材料的儿子，就得叫娘听个叮咣响，叫咱富一回，高兴一回！

〈李麦收端起升子向人群走去，麦收娘高兴地擦着泪下场。

〈众人围着新娘，“噢”的一声呼喊，五谷，纸花飞起，硬币叮咣落地，有人在抢着喜钱。

王大脚：揭盖头啦！〈用男人般粗野的嗓音喊着〉都看看吧，看看麦收这二亩烟钱扔得值不值！

〈李麦收猛地揭下雪花的盖头〉

〈拉着雪花，让人尽情观赏〉看看那脸蛋，看看那眉眼儿，再看看那眼泪，真比那雨打梨花还耐看啦！

〈在众人目光审视下，白雪花被拥进新房、

大泉嫂：〈暗暗指使着〉去，去耍新娘！

男青甲：〈清清嗓子〉今几个，咱还是老戏新唱，第一出，耍新娘。

众人：好！快把桌子腾腾……〈说着有人去搬桌上东西〉

男青甲：新郎，把新娘扛到桌上，

众：扛啊！新郎！

男青甲：麦收哥，你要敢不扛、俺可要“抄你的铁”了……

男青乙：对，不扛就“抄铁”，〈卷起袖子威逼麦收〉

〈麦收憨笑着站起、欲往新娘方向走去，白雪花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睁大盈满泪水的双眼，以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巡视着众人。新房内出现短暂的沉寂。〉

李二娃：我看，咱新嫂子是文化人儿，还是让她唱一个，跳一个吧！

大泉嫂：去、去！你怕赶明娶媳妇挨报复是咋啦，娶亲闹房三天不分大小。〈又去指使青年乙〉

男青乙：〈壮壮胆往前凑去〉新嫂子，别哭了，咧开小嘴笑一个〈说着去拉雪花〉，对着新郎笑一个！

〈白雪花冷冷地轻轻甩开。〉

男青甲：哎、我看新嫂子得给弟弟留个脸儿，点根烟吧！

〈抓过雪花的手，塞了一盒火柴。白雪花将火柴扔到桌上，新房内出现一阵拘谨、紧张的气氛，长路叔上。〉

男青乙：〈怪声怪气地〉新嫂子，给倒杯水吧！